

# 新疆公路交通史

上册

古道篇

(二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交通史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元月

#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新疆的道路交通 .....	( 1 )
前 言 .....	( 1 )
第一节 先秦时代（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新疆的道路交通 .....	( 5 )
第二节 秦汉时代（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新疆的道路交通 .....	( 9 )
一、秦代（公元前220年——公元前206年） .....	( 9 )
二、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 .....	( 11 )
三、东汉时期（公元26年——公元220年） .....	( 20 )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1年——公元589年） .....	( 27 )
五、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06——公元589年）新疆与内地的文化艺术及生产、生活物资交流 .....	( 34 )
第三节 隋、唐、宋时代（公元581年——公元1279年）新疆的道路交通 .....	( 43 )
一、隋代（公元581年——公元618年） .....	( 43 )
二、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	( 48 )
三、五代及宋朝时期（公元907年——公元1279年） .....	( 81 )

第四节 元、明、清时代（公元1260年——公元1911年）新疆的道路交通和交通工具.....	( 91 )
一、元代（公元1260年——公元1367年）新疆的道路交通.....	( 91 )
二、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新疆的道路交通.....	( 108 )
三、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新疆的道路交通和交通工具.....	( 118 )
结语.....	( 168 )
大事年表.....	( 172 )

## 附 录

罗布泊地区在新疆陆路交通史上的地位.....陈汝国	( 187 )
奇险的冰川古道.....成一，赵昌春、梁鸣达、李现国、申尊敬、李犁	( 196 )
登上世界屋脊——葱岭.....成一，赵昌春、梁鸣达、李现国、申尊敬、李犁	( 199 )

# 第一章 古代新疆的道路交通

(公元前220年——1911年)

## 前 言

新疆是古代雍州边外的地方，在祖国的西部，古称“西域”，  
是中原西部的疆域。新疆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可以追溯到迄今  
千年的西汉。从那一起新疆就成为我們偉大祖国神圣领土的一  
部分了。至于新疆与内地的联系，那就更早了。

新疆早在石器时代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则越来越密切。张骞出使西域，又使这种联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后来，虽然由于局部割据或战事频仍，这种联系间或受到一些影响，但与内地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新疆古代道路交通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伴随着这种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聞名中外的古絲綢之路是新疆与内地密切联系的紐帶，是沟通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桥梁和见证。它的 importance 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上统治中原地带的各代王朝，都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和加强对这条重要通道的管理，使之畅通无阻。无论是设官置守，或大规模垦荒屯田，或行军作战，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古絲綢之路的畅通，以促使内地和新疆乃至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及繁荣发展。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01年汉朝在

轮台、渠犁间设置使者校尉，驻兵屯田，就是为了这一目的。以后护鄯善以西使者设立，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供给与保护来往行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投降汉，把原来由匈奴控制的北道转到汉朝手中，汉朝于第二年就改护鄯善以西使者为都护，意为保护包括南、北道等在内的整个西域通道，西域都护这一官职就是这样来的。汉昭、宣二帝时，尽管汉朝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但对新疆的统治却反而大大增强了，原因之一是保护丝绸之路的需要。《后汉书》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概括地反映了这条交通要道当时的繁荣景象。

三国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仍有增无减。曹魏的敦煌太守仓慈，采取果断措施抑制豪强，将原来被豪强们阻隔在敦煌的新疆各地的使者、商贾，有的放回，有的发给路条让他们前往洛阳，并用官府财物同他们进行公平交易，因而备受赞扬。北魏太武帝讨伐北凉，在草拟的檄文中就有阻断来往商旅这一条，可见北魏也知道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重要。隋朝还专门派裴矩到张掖接待和访问西方来的使者和商旅；裴矩还写了《西域图记》，记述了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情况，但可惜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已经失传了。李唐王朝建立不久，高昌王曲文泰截断了从西域到中原的通道，唐太宗李世民因而对曲用兵。唐朝不但保护这条通道，而且在新疆发展了交通运输事业，将长行坊和长运坊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唐王朝极盛时期，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所在地，不仅是新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新疆与内地的交往也空前的活跃。宋朝由于忧患重重，国力不支，无暇顾及新疆，但民间往来仍维持不断。明朝的统治势力只达到哈密，但全疆大部分地面的首领，仍与明朝廷保持着友好往来，民间商旅更是来往不绝。到了清朝，新疆改建行省，与

内地的交往，以及新疆与中亚的交往，就更加频繁了。

总之，横贯东西的新疆絲綢古道奠定了新疆现代交通运输的雛型，今天新疆的几条主要公路干线，其走向基本上是沿着这条古道发展变化的。由此可见，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军事、經濟、文化的发展；在新疆地区，则更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当地各民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交通运输与其它方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现代是这样，古代也不例外。

本篇叙述的内容上限从先秦两汉起，下限到清代末期，即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1911年，共二千一百多年。

编写《新疆公路交通史》（上冊）“古道篇”，是为了揭示道路交通在新疆古代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道路交通与政治、军事、經濟、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借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并为新疆今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料。在编写中，我們按信史的要求，力求作到真实可靠，凡引用史书资料均註明出处，以备查考。清代以前，对陆路运输主要工具——“车”的使用，正史中沒有記載，只能暫告阙如。

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陈汝国同志，1980年曾随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亲赴古絲道的門戶——玉門关经疏勒河故道而抵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故域，将沿途考察所得写成《罗布泊地区在新疆陆路交通史上的地位》一稿，和1981年1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成一、赵昌春、梁鳴达、李现国、申尊敬、李犁等同志撰写的《絲綢之路漫記》一书中：奇险的冰川古道和登上世界屋脊——葱岭两文！对新疆的楼兰故址和罗布泊地区，以及木札特达坂（木素尔岭）和世界屋脊——葱岭，在我国历史上对新疆古代陆路交通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沿途地形地貌和道路状况等都作了詳尽

的叙述。今将全文附录于后，以补不足。

本篇在编写过程中，交通部编审委员会不断给予指导，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同行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及新疆大学历史系、北京各大图书馆、新疆图书馆、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档案局等单位，都给予大力协助和热情支持，借此表示谢忱。

历代有关新疆地区的史料不多，省、府、县等志书尤少。加上我们编写人员水平低，历史知识欠缺，本篇肯定有不少谬误和缺漏的地方，请史学界前辈和专家学者及各省、市、自治区交通厅（局）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各同志不吝赐教，以便修订补充。



## 第一节 先秦时代(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 新疆的道路交通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住在内地的汉族人民和新疆的各民族人民早就有着亲密的交往，彼此之间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深情厚谊。大约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时候，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帝族部落联盟首领轩辕氏，在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各个部族以后，便“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起宫室于其上”①。他还派大臣令伦，从昆仑山的北面，西过葱岭，访问了当地的一些部落。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的唐尧、虞舜和夏禹时期，在葱岭的稍西面，有一个名叫西王母的部落。据《山海经》中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是多白玉。又西北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②。又《大荒西经》中说，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居，名曰西王母。在唐尧的时候，尧曾派了一个叫稷的人，专程“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嘉子”③。不久尧还亲自“身涉流沙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逾越昆仑山到葱岭以西，会见了西王母④。后来舜被选为首领，西王母亲自到中原祝贺，“献白环玉玦”⑤。接着，接任虞舜皇位的大禹，为了“学于西王母”，⑥也曾亲自到西王母部落中去学习访问。在这里可以看出，所谓西王母，实际上是西域地区的一个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以

窟穴为居和以虎豹为图腾的部落女领袖。

以后，周穆王（约公元前947—前928年）用赵父駕馭八匹駿马拉的车子，带了大队人马和礼物，越葱岭，“西巡狩（视察和訪问），见西王母，乐而忘归”。⑦当时周穆王把大量的丝織品和白圭、玄璧等礼物赠给了西王母，而且还設宴招待了她们部落中的首領，宴会上宾主还互相高兴得以诗唱和，并且相约三年后再行会见。会后，穆王亲自在会址旁种了一株槐树，又立了一块石碑，上刻“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作为这次会见的紀念。⑧

穆王西巡时，自西周都城鎬京（今西安附近）出发，經過今甘肃和青海地区进入新疆；又翻越了帕米尔高原，直到吉尔吉特大草原；又从吉尔吉特大草原返回内地。据古籍記載，穆王在新疆經過的地区有：巨蒐（今鄯善一带）、长沙之山（今焉耆境）、洋水、黑水、羣玉之山（均在今莎车附近）、赤水（今和田境内）、昆仑之丘（今和田南山）、珠澤（今和田西喀拉喀什河）、春山（今帕米尔高原）等等。在沿途穆王还訪問了許多部族，向各部族的首領贈送了各种丝绢、銅器、貝币等；各部族的首領也向穆王回贈了大量的马、牛、羊以及穄酒等物。

当然，对于这些古籍的記載和傳说，我们不能当作信史。但是，傳说也并非纯属人们头脑中的空想，其中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面貌。特别是在近代发现的大量考古資料中，新疆的细石器文化和甘肃、内蒙、东北各地广泛存在的细石器文化基本一致；阿尔泰地区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墓中还发现了从内地输去的綉花丝織品和青銅鏡。这都说明：在距今三千年以前，我国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相互关系，已經不完全是一般的物产和文化上的交流，而是在政治上也已經开始有了比較密切的交往了，这种交往都是經過

道路交通来实现的。

在国外的古文献中，也记载有我国二千多年前将内地生产的商品，经新疆运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情况。据印度古文献记载，公元前四世纪时，我国生产的丝及丝织品就已经输到了印度；希腊古籍也载有，在公元前三世纪，我国的丝织品就远销到了希腊。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赛里斯”是丝的意思，“赛里斯国”即“丝国”。那时，从我国到希腊必须绕过塔里木盆地，逾越葱岭，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到印度，也多半要经过这条道路。由于丝和丝织品越来越受到亚洲和欧洲各国贵族和人民的爱好，后来对我国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再经新疆逾越帕米尔高原到中亚的道路，在历史地理上，赋予了“丝绸之路”的美丽称号，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新疆所产的玉石，早已驰名于内地。“忽忆周天子，驅车上玉山；鸣驺辞凤苑，赤骥最承恩”。这首唐代李贺的诗，说的是当年周穆王到葱岭以西会见西王母归来时，曾到昆仑“取玉三乘（古代以四匹马拉曳的车一辆为一乘）”，“载玉万只”。他的爱马“赤骥”，也因这次“取玉”有功，而大受恩宠。<sup>⑨</sup>这美好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新疆出产的玉，已马驮车载运往内地了。新疆不但于田“多玉石”，子合（今皮山县西）“土地出玉石”，另莎车地区也“出青玉”。<sup>⑩</sup>玉在古代用途很广，如祭祀礼仪用的圭璧，丧葬用的含玉，装饰用的各种佩玉等。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多次叙述了古代帝王“贵用禹氏之玉”的情景，说这种玉石产地遥远，来之不易。所谓“禹氏”，实即“月氏”之同名异译。<sup>⑪</sup>那时他们分布在敦煌一带，正当新疆进入中原的孔道，所以中原人就称新疆玉为禹氏玉。玉门关显然是由于新疆玉经那里输入内地而得名的。

在先秦时代的汉文古籍中对新疆的地理环境和自然面貌，也有較为詳细的記載：《山海经》中就曾经说到昆仑山，称它地處西北，在“流沙之滨”，周圍达“八百里”，“高万仞”。这本书还说到罗布淖尔，称它为“渤澤”。说黄河之水由此而潛行地下。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籍《穆天子傳》中，对中原经新疆地区至葱岭附近的山川形势和出产物品的情况，敘述得更为詳尽。

新疆各族人民和内地人民經過长期交往，相互间的友好情誼日益深厚，早已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上述事实也充分说明，我国在四千年前，由于新疆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共同需要，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条或几条由内地经新疆葱岭到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了。

註：

①陆贾：《新语》。

②根据这一记载，西王母居地当在昆仑山之西。今假定以昆仑为和田南山，则西王母国在和田之西一千三百二十里。若《山海经》计里可据，西王母国或即在今塔什库尔干西南之克什米尔。

③《焦氏易林》卷一。

④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⑤《竹书记年》卷上。

⑥《荀子》卷十九：《大略篇》。

⑦《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⑧《穆天子传》卷三。

⑨《穆天子传》卷二。

〔所引均出《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

清人何秋涛和近人王国维考证《逸周书》和《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禹氏”、“禹知”，即《史记》、《汉书》中所说的《月氏》。月、禹音相近。见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二期第70页。

## 第二节 秦汉时代(公元前220年—公元589年)新疆道路交通

### 一、秦代（公元前220年—公元前206年）

秦于公元前221年以武力统一了中原六国中最后的燕、赵、齐等国后，嬴政于次年即自立为始皇帝，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国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但当时秦在西北的势力仅到临洮（今甘肃岷县），尚未能触及河西及新疆地区。秦末汉初时期，在敦煌、祁连一带游牧居住的是月氏族及乌孙族，当时匈奴冒顿单于强大，乌孙及月氏均为所侵，先后西徙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一带，并将当地居住的塞族人逐走；塞族分散，一部分越过帕米尔到达罽宾（今克什米尔），另一部分迁徙到了休循（今帕米尔北阿赖谷地一带）、捐毒（今乌恰县附近）。不久，“乌孙昆莫①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②月氏遂又离开伊犁河流域，西逾帕米尔，在妫水（今阿姆河）北建立王庭。

因秦代建国时间不长，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子婴降汉秦朝灭亡为止，前后仅有一十五年。当时在河西和新疆地区的民族迁徙，有的当在汉初，但为了一併所述，较有系统，同时前后时间也相隔不久，所以没有分开。

新疆地形为“三山夹两盆”，③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都很难从中穿越，所以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塞族人由天山以北向西逾越帕米尔高原至罽宾，月氏又再西徙臣服大夏，所经过的道

路，不外是《汉书》中所称的“南、北二道”和《魏略》中所載的“新道”。至《汉书·西域传》中載：“汉兴至于孝武，……而張騫始开西域之迹”。所谓汉使張騫通西域，并不是張騫新开辟了內地到新疆的道路和新疆的“南、北二道”，只是说经張騫出使西域和汉軍实力在匈奴和大宛等地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已控制了道路沿线，确保了交通的安全畅通。以上所说的“南、北二道”和“新道”，实际上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当地各民族人民往来行走和为生产、生活辛勤劳动而逐渐形成的。

註：

①昆莫系古代乌孙王的称号，一译“昆弥”。

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

③新疆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天山横亘于中；天山北为准噶尔盆地，南为塔里木盆地，故人称“三山夹两盆”。



## 二、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

汉朝建国初期，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武力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它东面占领了内兴安岭和辽河上游地区，北方控制了贝加尔湖，南方驱走大月氏，并征服了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当时河西的祁连山和天山一带都属于它的统治范围。汉朝由于政权初建，对匈奴一直采取忍让和和亲的政策，并每年进奉金帛酒米；而匈奴却愈益骄横，连年入侵汉朝的边境地区，抢掠人口畜产。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辽东（今辽宁辽阳县）等地，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掳去的人口均数以万计。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还在新疆的焉耆、危须（今焉耆县东）、尉犁等地设置僮仆都尉，征收赋税，残酷地剥削当地劳动人民。由于匈奴武力侵略范围的日益扩大，不仅给新疆和内地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且中断了新疆与内地人民的联系、和内地经新疆到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

汉武帝即位后，计划抗击匈奴。他听说从敦煌、祁连间西迁的大月氏，是匈奴的宿敌。因此募人出使大月氏，欲约大月氏夹击匈奴，以截断匈奴右方的援兵。这时，胸怀大志的汉中人张骞便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承担这个艰巨的使命。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一百多人，由少数民族甘父作向导，他们不顾路途遥远，山川险阻和匈奴骑兵的阻扰，冒险西行。他们过了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就被匈奴骑兵发现，同行一百余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不准他们前往天山南路，又怕他们逃回汉朝，就把他们扣留在匈奴的西部。

经过了十年，到了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

找到了逃脱的机会，他趁匈奴防备不严，和甘父等人一起，经天山南麓的车师前部（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东）、疏勒（今喀什）等地。**①**沿途没有飲食，由甘父射猎野味充飢。他们历尽艰辛，翻越过葱岭，又经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納）、康居（今苏联撒马尔罕），到了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在妫水北建国，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不願再东来与匈奴为敌。張騫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返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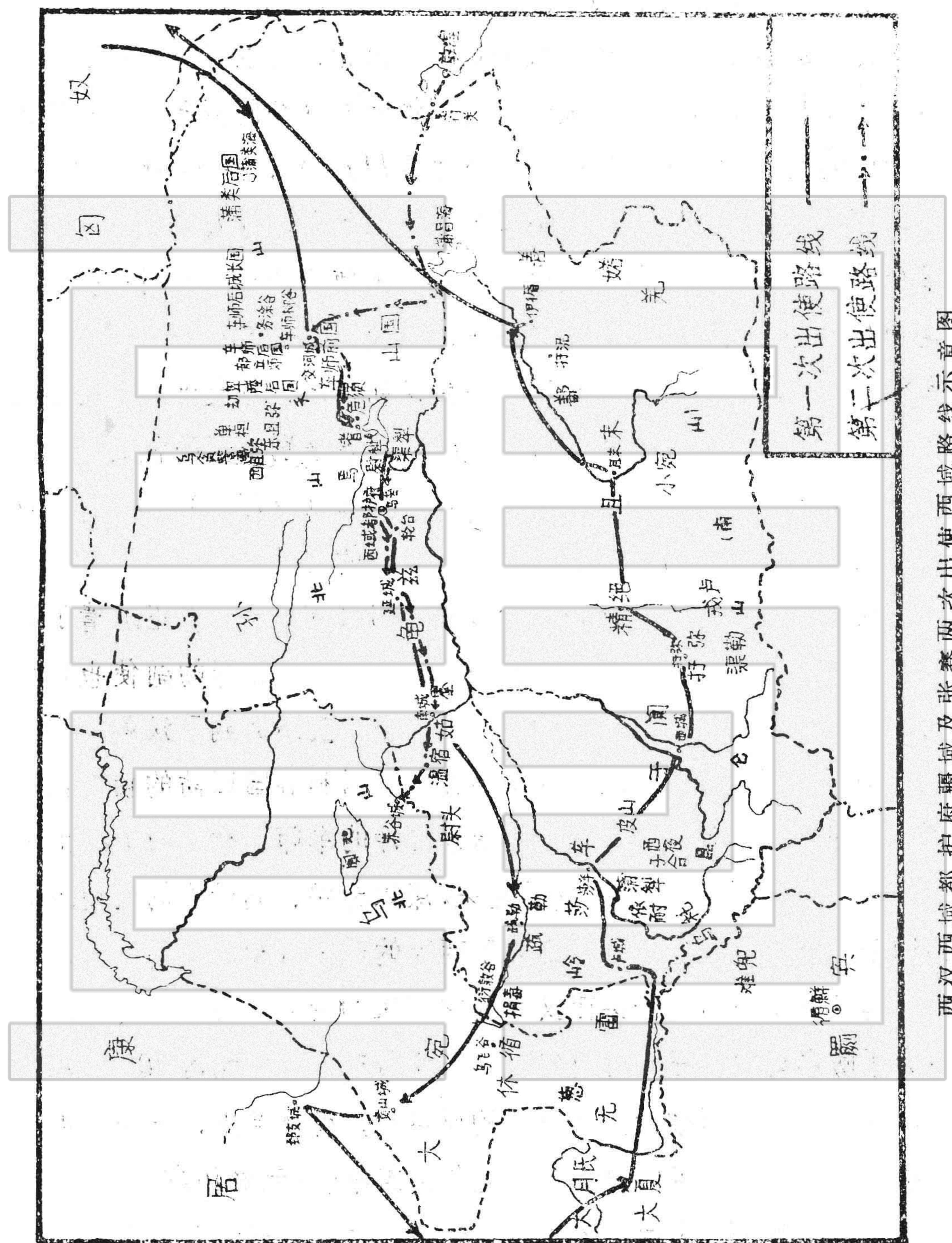


张骞出使西域辞别汉武帝图

（唐代敦煌壁画摹本）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張騫等人踏上了归途。为了避开匈奴的骑兵，他们越过葱岭后，改变路线沿着昆仑山北麓向东行进，先后經過莎车、于田（今和田）、楼兰（今罗布泊附近），过阿尔金山由羌中（今青海境内）归，不料中途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以后，才回到长安。

在張騫出使西域的时候，汉对匈奴的战争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大破匈奴，收复秦时河南（今河套以南）地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在汉将霍去病的严重打击下，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自此，金城（今甘肃兰州）以西至盐澤（罗布泊），匈奴绝迹。汉先后在河西收复地区



## 西汉西域都护府疆域及张骞两次出使示意圖

設置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开辟了中原通向新疆的走廊，隔断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

汉武帝为了要进一步彻底击败匈奴势力，听取了張騫联络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招撫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国为外臣的建议。于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拜張騫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張騫率领了三百人，每人各备马两匹，带牛羊一万头，金帛貨物值錢一万万，出使乌孙国。騫到乌孙后，遣使告乌孙昆莫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sup>②</sup>则汉遣公主为昆莫夫人”。<sup>③</sup>昆莫因乌孙离汉太远，不知汉朝情况，且大臣们平素都惧怕匈奴，不欲移徙。張騫没有得到结果，就分別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进行訪问。从此汉与这些西方国家开始有了正式的交往。

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張騫回汉朝时，乌孙王派遣了数十名使者携良马数十匹到长安回訪。两年以后，張騫的副使也分別在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的使者陪同下，陸續回到了汉朝。

張騫通西域后，西汉王朝派往西方各国和各国回訪的使者往来不绝，当时这些使者必須經過居道路要冲的车师、楼兰两国。由于人数众多，两国负水担粮，送往迎来，深以为苦；同时有的汉使还向两国任意勒索財物和貢品，引起了两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的不滿，车师、楼兰遂勾结匈奴劫杀西汉和其它国家的使者，进行报复。汉武帝为了防御匈奴，保障通道安全，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遣从驃侯赵破奴率軍破姑师（车师的原名），虜楼兰王，把亭障<sup>④</sup>从酒泉一直設到敦煌玉門关。太初元年到四年（公元前104—101年），汉遣貳师将军李广利两次率軍讨伐大宛，得胜后取汗血马而还，震动西域各国。于是亭障又从玉門关延伸到了盐澤。并开始在轮台、